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遂有娠焉期而不產大以憂懼有女巫謂之曰渡
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
南秦母從之頃之生秦及長善騎射有勇略秦父兄戰
沒於鎮秦身負骸骨歸爾朱榮榮嘉之從討邢杲有功
拜龍驤將軍神武之為晉州請秦為鎮城都督參謀軍
事從起義信都封廣阿伯從破四胡及神武入洛以預
謀定策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為公爾朱兆敗
保秀容分兵守嶮神武每揚聲云欲討之師出復止如
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秦率精騎先驅



一日一夜五百里北軍人因宴休惰忽見秦軍莫不奪氣神武因而尅之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秦以勲戚居臺雖無糾舉而百寮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秦自潼關入四年秦至弘農小關為周文所襲衆盡沒秦自殺焉初秦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謠云竇行臺去不回未行之前夜半忽有朱衣冠幘數十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莫不驚惶出入數至俄頃乃去旦視關鍵不異方審非人蓋其敗死之兆也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定州刺史謚曰武貞秦妻武明婁后妹

也秦雖以親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身高祖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候之官其先世有居

因以為氏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

反景與神武隨衆南下入杜洛周軍中神武與景等謀

殺周不克仍共歸爾朱榮隨榮征討為安武將軍以軍

功封博陵縣伯榮死爾朱兆等逆亂景密白神武圖之

遂從神武起義信都平鄴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授驃騎大將軍進爵為公景妻常山

郡君神武之姊也以勲戚每有軍事與庫狄干常被委
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
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
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
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
桶何爲不剝公神武誡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
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而不答改
封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
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

曰臣無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爲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告景景恚卧不起叫曰
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逼
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脰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爲之
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爲
牆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
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
使詐心腹何須干啼濕哭不聽打邪元象初周文遣金
祚率都督皇甫知達入據東雍景督諸軍討禽之尋授

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
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勲詔祭告其墓皇建
初配享高祖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粲少歷顯職性麤武
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爲王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
餘日閉門不朝文宣怪遣使就宅問之粲隔門謂使人
曰天子不封粲父爲王粲不如死使者云須開門受勅
粲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使者以狀聞文宣使段韶諭旨
粲見韶惟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
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爵位司徒太傅薨子世
辨嗣周師將入鄴令世辨率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

阜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
不敢回顧隋開皇中卒於浙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祖提雄
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
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內干有武力未仕而卒
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
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世神武親重之昭亦早識
人雄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

武將出信都與昭密謀昭贊成大策即以昭為中軍大
都督從擊破爾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
從拔鄴破四胡累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又徙濮陽公授
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揣知旨意以疾辭還
晉陽後從神武入洛魏孝靜之立也昭預大策兗州刺
史樊子鵠據州反以昭為東道大都督率諸將討平之
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
殘賊企望王師以解塗炭其賊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
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持重守法時人稱之出

為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任劇務在州
事委僚屬昭舉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鈔太師太尉
謚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高
祖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
外戚中偏為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
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
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
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略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
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告定遠陰與思好

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
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
叡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
神武帳內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兗州刺史在任貪縱深
爲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別
封安定侯叡無它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
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位司空
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爲尚書
左丞宋仲羨彈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
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
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崇熙大司
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庫狄干善無人也會祖越丘養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
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
方干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埽逆黨授將軍宿
衛於內以家世寒鄉不宜毒暑得使冬入京師夏歸鄉
里孝昌元年北邊撓亂奔雲中爲刺史費穆送于爾朱
榮建義初隨榮入洛授伏波將軍神武臨晉州請干爲

都督仍從起義信都平鄴破四胡於韓陵除車騎大將軍封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黜責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虎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爲大都督總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餽之時周文自將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狐疑未欲南度干首建大策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遷爲定州刺史干宿將不閑吏事事多煩擁獄訟委積然清約自居不爲吏民之遷太師天平初以干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累轉大

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總大衆威望之重爲諸將所伏而最爲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集會言戲過常諸公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天保中薨贈假黃鉞太宰給輜輶車謚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鎚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並知書干皇建初配享高祖朝廷子伏敬位儀同三司伏敬子士文仕周入隋性酷烈列在酷吏傳中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性沈深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為鎮城都督及起義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又從戰韓陵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破爾朱兆於赤嶺除車騎大將軍出為晉州刺史慰喻山胡莫不綏附再遷秦州刺史軌性寬和罕行楚撻甚得邊民之心西魏前後遣將東伐又周文自屯鹽倉軌身先士卒每戰必尅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民戶別絹布兩疋州民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

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為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授司徒軌妹為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勲庸歷登台鉉嘗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當世稱之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朔州刺史謚曰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

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邪武平末除尚書
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辭官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
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
歷術專意星象正光初語人曰天垂象見吉凶吾今觀
乾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或問曰起於何處何
處可避乎榮曰致亂之源此地為始恐天下因此橫流
無所避也未幾遇亂與鄉舊擁妻子南趣平城屬杜洛
周為亂榮與神武謀誅之不捷共奔爾朱榮後神武建

義山東榮贊大策為行臺右丞西北道慰喻大使巡方
曉喻所在下之神武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鎮北將
軍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尅所須軍資榮轉輸無闕神武
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轉瀛州刺史榮妻婁皇后長姊
也榮恐神武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歷相
濟秦三州刺史所在百姓愛之神武將圍關右與榮密
謀榮盛稱未可及渭曲失利神武悔之曰吾不用段榮
之言以至於此授儀同三司尋除山東大行臺領本州
流民大都督甚得物情元象初卒贈太尉謚曰昭景皇

建初配享高祖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
長子韶嗣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以武明皇后
甥神武益器之嘗置左右以爲心腹建義初領親信都
督從神武拒爾朱兆戰於廣阿神武謂韶曰彼衆我寡
其若之何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
下之心爾朱榮裂冠毀冕技本塞原邙山之會縉紳何
罪兼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王躬昭
德義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尅乎神武曰吾雖以順討
逆恐無天命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遙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今爾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智者不爲謀勇
者不爲鬪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兆
軍潰及韓陵之戰韶督所部先鋒陷陣從神武追爾朱
平之拜武衛將軍封下洛縣男後廻賜父爵姑臧縣侯
又從神武禦周文於邙山神武身在行間爲西魏將賀
拔勝所窘韶從傍馳馬引矢反射一箭斃其前驅追騎
憚莫敢前者遂免西軍退賜鞍馬并金進爵爲公遷鎮
東將軍武定四年從征玉壁時神武不豫攻城未下召
集諸將共論進止之宜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

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與段孝先論兵殊有英略若使
比來用其謀亦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勢危篤恐或有
不虞欲委孝先以鄴下之事何如金等咸曰知臣莫若
君實無出孝先者仍令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顧
命文襄曰段孝先忠厚智勇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
大事宜共籌之五年春神武崩於晉陽祕不發喪俄而
侯景爲亂文襄還鄴留韶守晉陽委以軍事文襄還賜
女樂十數人并金帛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
長樂公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別封霸

城侯加特進啓求以侯與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遷尚
書僕射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擾動淮泗
詔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武將攻
廣陵尹令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
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陳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
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雋等圍宿豫自倍道
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奔進破
超達軍廻赴廣陵擊陳武軍大破之盡獲其舟艦器械
陳武遁去乃旋師攻宿豫遣辯士喻白額於是白額開

門請盟韶為受盟韶度白額終不為用因執而斬之并
其諸弟並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
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為大司馬仍為尚
書令遷錄尚書事并州刺史及高歸彥作亂韶與東安
王婁叡平之遷太傅賜歸彥果園十畝仍莅并州為政
不存小察甚得人和周文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眾逼
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援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拒汾
河西被嵐川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
而下去城五里諸將欲或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自有

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
之必矣既戰大破之武成嘉其功別封武德公進位太
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閻尚存乃
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鄰好時突厥犯邊韶軍於
塞下武成遣黃門徐世乘傳齋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
覆本無信義護外託為相其實主也既為其母請和
遣一介使申其情理初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
以臣管見且外許之待通和訖而後放之為便不聽遂
遣使以禮將送護既得母乃遣將尉遲迴等襲洛陽韶

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於邙山之下
逗留未進武成詔韶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厥
在北復須鎮禦王謂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
西羌關逼便是膏肓之病請奉詔南行帝仍令韶赴洛
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至大和谷便值周軍
與諸將結陣以待之韶為左軍蘭陵王為中軍斛律光
為右軍周軍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
且引且却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
潰洛城之圍亦即奔遁盡棄營幕自邙山而至穀水三

十里二十軍資器械彌漫川澤車駕幸洛陽親勞將士於
河陰置酒高會策勲命賞除韶大宰封靈武縣公天統
三年除左丞相四年別封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
年出晉州道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
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遠西境有
柏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
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兵會在南道
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
一旦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

公是月周又遣將攻邊解律光先率軍禦之韶亦請行
五月到服秦城西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韶抽壯士
從北襲之使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內外相應進戰大
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
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圖之
從之六月徙圍定陽七月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
蘭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處耳
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擊
之大潰獲其儀同若干寶開府楊軌韶晉以病薨上舉

哀東堂大鴻臚監護喪事賜溫明祕器輜輶車軍校之
士陣送至平思墓所發卒起家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
尚書事朔州刺史謚忠武韶出總軍旅入參帷幄功旣
居高重以婚媾之故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略善於御衆
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爭奮又雅性溫慎有宰相
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勲貴之家
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魏黃門郎
元瑀妻皇甫氏綠瑀謀反沒官韶美之上啓固請文襄
賜之別宅處之禮同正嫡尤蓄於財親戚故舊略無施

河東志 卷之五 傳 五
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
還人唯賜一盃酒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皆宦達懿字
德猷尚潁川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平原王位行臺
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卒子寶鼎尚中山公主隋開皇中
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深字德深美容
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尚東安公主
位侍中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
軍郡公坐事死亮字德堪隋大業初位汴州刺史卒於
汝南郡守韶弟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齊受禪其兄韶以

別封霸侯城縣侯授之歷中書黃門侍郎與機密食漁陽
郡幹又歷祕書監度支尚書皇建初又遷清都尹孝言
本以勲戚餘緒置位通顯至此便驕奢放逸無所忌憚
曾夜過其客宋孝生家呼坊人防援不時赴遂拷殺之
又與諸淫婦密游其夫覺又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
課民間及僧寺備輸孝言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
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發出爲
海州刺史累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
言爲助加侍中孝言旣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

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
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答唯厲色遣下而
已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
珽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舉恣情用捨請謁
大行勅浚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
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戶郎中薛叔昭
司州中從事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
臨漳令崔象咸安令高子徹等並在孝言部下典作日
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咸自陳屈滯更
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爲已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
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是麤險放縱之
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
色後娶婁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爲此內外不和更相
糾列又於晉陽監作坐事除名徙光州隆化主敗後有
勅追還孝言雖黜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
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妓畢盡歡洽雖草萊
之士粗關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躓者亦時
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授上開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勅勒部人也高祖倍俟利以壯
勇有名塞表魏道武時率戶內附位大羽真賜爵孟都
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那瓌光祿大夫贈司空金性
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
軍度遠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蠕蠕主阿那
瓌瓌見金獵射歎其工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
衆鬻焉陵署金王號金度陵終敗滅乃統所部叛陵詣
雲州魏除爲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
鴈臣仍稍引南出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與兄平二人

脫身歸爾朱榮榮表金爲別將頻有戰功加鎮將軍孝
莊立賜爵阜城男位金紫光祿大夫及爾朱兆等逆亂
神武密懷匡復之計金與婁昭庫狄干等贊成大謀神
武南攻鄴留金守信都委以後事復會神武平鄴太昌
初以金爲汾州刺史進爵爲侯從神武破紇豆陵於河
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爲西師所乘遂亂張
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更戰金
曰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
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崩喪甲士八萬侯景

歛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衣厚甲射之不入賀拔仁
候其轉面射之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至危
殆及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還除大司
馬改封石城郡公後從攻玉壁軍還神武使金總督大
衆歸晉陽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
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作屋况
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
人有讒此人者勿信之文襄嗣事爲肆州刺史侯景叛
金帥軍助討之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除太師

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數幸其第六宮及諸王
盡從置酒作樂極夜方罷帝欣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爲
武衛大將軍賜帛五千匹因謂金曰公元勳佐命父子
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藩衛乃詔金孫武都尚義寧
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
從其見待如此後蠕蠕爲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
塞驚擾邊民乃詔金率騎二萬屯白道以備之多所俘
獲并表陳虜可擊之狀文宣於是率衆與金共討之大
獲而還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帝晚年敗德

嘗持稍走馬以擬金匱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
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爲太子妃金匱乘步挽車至階武
成登極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爲太子妃金匱遣人獻
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勅侍
中高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殿廊下文
遙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金長子光
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
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
尊寵之盛當時莫與爲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

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妬人女若
無寵天子嫌人我家直以立勲抱忠致富貴豈可籍女
也辭不獲免嘗以爲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武成舉哀
西堂後主又舉哀於晉陽贈假黃鉞相國太尉公贈錢
百萬謚曰武子光嗣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桀少
言笑工騎射初爲侯景部下彭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家
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
見雙鴈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後從金
西征周文長史莫孝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禽

於陣時年十七神武嘉之擢爲都督封永樂縣子又嘗
從文襄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
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鵬也丞
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
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
陵王百年爲皇太子求妃孝昭以光世載醇謹著勲王
室納其長女爲太子妃光頻歲破周師又破突厥復築
城戍歷位太子太保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遣
大司馬尉遲迴柱國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稱十萬攻

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赴擊戰於邙山迴等大敗光親
射雄殺之迴憲僅而獲免盡收其甲兵輜重仍爲京觀
武成幸洛陽策勲班賞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
兵西度嘗以冬月守河推冰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
椎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嘗有吞關隴之志今日
至此而唯翫聲色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爲太子妃天
統元年拜爲皇后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以父喪去官
尋詔起光及弟羨並復位秋拜光太保襲爵咸陽王遷
太傅十二月周又遣將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

月詔光率步騎三萬討之鋒刃纔交周將宇文勝衆大潰追至宜陽軍還擊周齊公憲等衆大破之虜其開府都督五人詔加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又與憲等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枹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勅令便放軍散光以爲軍人多勲功未得慰勞若即便散

恩澤不施乃密通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先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光左丞相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而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而賂其從奴槿頭槿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

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斛律於我
不實上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懼又穆提
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曰
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難今賜提
婆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
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
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是百官足由是祖穆
積怨周將韋孝寬忌光英畧乃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
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摧自崩

榭樹不扶自豎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下大斧饒舌老母
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
舌爲斥已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
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
男尚公主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爲不可事
寢光又嘗謂人曰今軍人皆無禪袵後宮內參一賜數
萬匹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
我關相王何事珽又通啓求見帝使以庫車載入珽因
請開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

通志
為無此理不可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之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而尚猶豫未決珽令武都妾兄顏玄告光謀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地案秦即咸陽王也自太廟及光宅並見血先是三日鼠嘗晝見光寢室嘗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二物如黑猪從地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屋脊有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既而丞相府左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勅令便放兵散光令

逼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無人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懦恐即有變發令洪珍馳召祖珽謀之珽曰正爾召之恐疑不肯入宜遣使賜其一駿馬詔云明日將往東山遊觀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來奉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弦貫其頸拉而殺之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刻之跡

通志卷之五十五
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族誅之使二千石郎邢祖
信掌簿籍其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
張宴射箭一百具刀七口賜稍二張珽又厲聲曰更得
何物祖信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
曲直即以杖之一百珽大慚乃大聲曰朝廷已加重刑
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
尚死我何惜餘生祖信少年時父遜爲李庶所鄉因詣
庶謂庶曰暫來見鄉還辭鄉去庶父措杖庶而謝焉光
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聞聲之不

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
事每會議嘗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
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
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常爲士卒先有
罪者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宜陽之役
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
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
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版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
先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所懾罪旣不彰一

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後
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能
至鄴長子武都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梁究二州刺史
所在唯事聚斂光死遣使於州斬之小子鍾年甫數歲
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車騎將軍光弟
羨字豐樂少機警尤善騎射累遷車騎大將軍幽州刺
史河清三年突厥衆十餘萬來寇州境羨總諸將禦之
突厥望見軍容甚整遂不敢戰即遣使求款附天統元
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朝貢自是歲時不絕羨有力焉

詔加大行臺僕射羨以北虜屢犯邊塞須備不虞自庫
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餘里中
凡有險要或塹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
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
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利在州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
以備邊突厥謂之南可汗四年遷行臺尚書令加驃大
將軍別封高城縣侯羨歷事數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
不自矜尚至是合門貴盛深以爲憂武平元年乃上書
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荆山郡王羨慮禍使人

騎快騾遞至鄴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
乞養憂之又夢著枷鎖勸羨奔突厥羨不從占其夢曰
枷者加官鎖者瑣瑣吉利及光誅勅使中領軍賀拔伏
恩等十餘人馳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
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門
者白羨曰使人衷甲馬汗且閉城門羨曰勅使豈可疑
拒出迎之遂見執死於長史聽事謂其妻曰啓太后臣
兄弟死自當知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蒲
家嘗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并害五子年十五已下者宥

之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
合家泣送之至閤日晚而歸主人莫不驚異行燕郡守
馬嗣明道術之士也爲羨所欽竊問之荅云須有穰厭
數日而有此變羨及光並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
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力不及我諸孫又不及
明月豐樂吾世衰矣每日令其出田還即効所獲禽獸
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腋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嘗
蒙賞羨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云明月必背上看箭豐
樂隨處即下手其數雖多去尺遠矣聞者咸伏其言金

兄平少便弓馬神武起以都督從皇建初封定陽郡公
後爲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賊知其
不立降爾朱榮從破葛榮於滏口又爲都督從神武與
行臺僕射于暉討破牟侃于瑕丘後叛周投逆賊韓樓
封北平王及爾朱榮遣大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樓降
深神武出山東樂又隨從韓陵之役先登陷陣賊衆大
崩封樂城縣公後以軍功進爵汨陽郡公除肆州刺史
天正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

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神武
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
數創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諭以戒之高仲密
之叛也周文援之神武迎擊於芒山候騎言賊去洛州
四十里蓐食乾飯神武曰自應渴死何待我殺乃勒陣
以待之西軍至皆喉爇樂以數千精騎爲右甄衝西軍
隨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人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
樓事爾朱榮背爾朱歸我又叛入西事之成敗豈在一
樂但念小人反覆爾俄而西北塵起樂使告捷虜西魏

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
詹事趙善督將寮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手臨以刃
歷兩陣而唱名焉諸將乘勝斬首三萬餘西軍退神武
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
有汝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
一束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
對且曰不爲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
親稱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刃將下者三噤齧
之乃止樂更請五千騎與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

言捉邪取絹三千疋壓樂因賜之累遷司徒天保初封
陳留王遷太尉二年謀反爲前行襄州事劉章等生反
誅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喟仕魏爲朔州刺史因
家焉父誕恒州刺史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
此郎子好相表大必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顯善
騎射曾從魏孝莊獵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後從神
武起義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封屯留縣公天保中以
贓貨解州大理禁止虜判未訖爲合肥被圍遣顯與步

大汗薩等攻梁北徐州禽其刺史王彊天統中累遷位特進封定陽王卒

皮景和琅琊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正光中因使遇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征步落稽疑賊有伏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寧縣子景和趨捷有武用從襲庫莫奚度黃龍征契丹定

稽胡討蠕蠕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職之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均平故頻有美授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嘗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治嘗令景和按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軍琅邪王之殺和士開兵指西闕內外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成郡王又有平陽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

麵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為神力
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為逆亂謀泄乃潛度河聚眾自號
長樂王已破乘氏縣景和遣騎擊破之禽子饒送鄴烹
之及吳明徹圍壽陽敕景和與賀拔伏恩赴救時拒明
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除尚書令武平六年
卒贈太尉錄尚書長子信機悟有風神位開府儀三司
武衛將軍於勲貴子弟中稱其識鑒齊亡降周軍授上
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
開皇中通事舍人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絕久
而復蘇不能下食三日而死

綦連猛字虎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
祁連山因以為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父元成燕郡太
守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為爾朱榮親信榮被害從爾
朱兆之洛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爾朱京纏欲投神武
召之與俱舉稍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去城五十餘
里猛以素蒙兆恩即背京纏復歸兆兆敗猛與斛律羌
舉乞伏貴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
配婁昭羌舉以故酋長子故無所配既而三人並為神

武親信後都督爾朱文暢謀逆猛曰昔事其父兄今寧
自死不忍告而殺之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
而益親之以軍功封廣興縣侯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
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韃左右馳射校挽彊弓梁
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人
嗟服天保初除東秦州刺史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侵
逼晉陽勅猛覘賊賊中一騎超出來鬪猛即斬之天統
五年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
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稟趙彥深以猛武

壯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奏
言猛與彥深前推琅邪王事有意故於是出猛爲定州
刺史彥深爲西兗州刺史即日首途先是謠曰七月刈
禾太早九月噉餒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
至是其言乃驗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時猛
亦知情遂被追還削王爵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
吏民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攜引之韓長
鸞等沮難復授膠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卒初
猛與尉興慶謝猥餒並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

使善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
救神武之窘為軍所殺神武歎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
如相者言卒以榮寵自畢興慶事見齊本紀興慶每入
陣常自署名於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浮圖
世謂高王浮圖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謚曰閔壯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之五世孫也高祖虔
陳留王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父永景
安啓廼代郡公授之隨魏孝武帝西入關天平末周齊
交戰景安臨陣東歸芒山之戰以功賜爵西華縣男代

郡公如故景安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至恒與斛律
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別封興勢伯
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累遷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
鎮戍未立詔景安與諸將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
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文宣聞之遣使推檢唯
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以所斂贓絹五百疋賜之
以彰清節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
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
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

引蒲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疋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天統四年除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又在邊州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寧輯武平末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公討稽胡戰沒初求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誅諸元親近者如景安之徒疏宗議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

安獨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求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容儀有器幹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莫妄言問景皓與豫同獲免卒於東徐州刺史

獨孤求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也母改適獨孤氏求業幼隨母爲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求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爲文宣所知後爲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求業又在河陽善於招撫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

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
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
律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人庶多
思永業又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
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
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忽忽故不出看乃通
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至乃去進位開府
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
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須達告降於周授上

杜國應公宣政末爲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爲行軍總管
崔彥睦所殺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
三司祠部尚書世榮少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爲神武
親信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天統二年累
加開府儀同三司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
思政封義陽郡王領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
代送馬腦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
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

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嘗竊歎見徵稅無厭賞
賜過度發言歎焉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傳伏太安人也父興蔚州刺史伏少從戎以戰功稍至
開府永橋領人大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
渡入守中潭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
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克晉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
從周尅并州遣韋孝寬將兵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
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先以金馬腦二酒鍾為信
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

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
至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
出車隰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為周師
所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眾入城於聽事前北面
哀號良久然後降周武見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而對
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
地周武親執其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
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遂
引之與同食令典宿衛授上儀同勅之曰若即與公高官

恐歸投者心動努力好行無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
得何官職伏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
曰朕前三年教習兵馬決意取河陰正為傳伏不可動
是以收軍而退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
以為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兵將軍有全節其
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北干苟生鎮南兗州周武破鄴赦
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
蠻人也年十四五好讀書既為闈寺曉夕趣走伺閑隙
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

語及觀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慨沈吟顏之推重其
勤學甚加開獎漸被知遇遂致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
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
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歐捶服之每折一肢辭色愈厲斷
其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者晉州敗後為建州行臺左
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
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
鉢畧可汗及聞齊滅他鉢畧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丁永
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殘命欲閉氣自絕恐天

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畧
嘉之贈馬七十疋歸之又有代人高寶寧武平末爲營
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武帝滅齊遣信招慰
不受勅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寧上表勸進范陽
王署寶寧爲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寶寧引紹義
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
遂還據黃龍

列傳第六十五

通志百五十二

